

# 愁腸百結莫愁

莫珍莉

## ——銀海豔星錄之十五

### 裸浴鏡頭令人懷想

有人誇譽「古典美人」樂蒂，是我國影壇三大美女之一（另兩位是胡蝶、阮玲玉）。但，樂蒂的丈夫陳厚却經常與豔星莫愁在外偷情幽會。這似乎意味了樂蒂的女性魅力不如莫愁，拴不住其夫的花心。

在距今二十二年前，莫愁是豔名遠播的臺、港亮星；她經常以性感豔星姿態，扮演奇情片中的奇女子，曾開風氣之先，以一場全裸的出浴戲，震驚當時保守的影壇。從此，風靡豔星之名，不逕而走。

在傾吐情絲以自縛的感情糾葛方面，不遜於「金嗓歌后」周璇的雜亂，其情節的曲折離奇有甚於電影小說。最後，她為情所困，為愛所苦，心比黃連，命薄如紙，步上阮玲玉、樂蒂及周璇的後塵，仰藥自殺，以求解脫。死時僅三十一歲而已，佳人薄命，紅顏易凋，令人唏吁感嘆，一掬同情熱淚！

莫愁的美豔不輸於阮玲玉、樂蒂和周璇。但她在影壇的成就，則遠不如後三者。她雖曾一度

光耀銀河，走紅臺港，但並沒有紅得發紫，紅透半邊天。原因是她的演技不若阮玲玉和樂蒂熟練精湛，歌藝又不如周璇嘹亮動聽。

但是，莫愁生前的美豔魅力及為藝術而犧牲的勇氣，却是阮玲玉、周璇和樂蒂望塵莫及。莫愁所留下的裸浴豔照，令人懷念，並不因物換星移而褪色。

莫愁的首任丈夫譚濟安，拜官少將之職，曾任上海港口司令部要職，係有婦之夫，因深愛莫愁而攆掉「烏紗帽」。莫愁死後，譚濟安還為她出版一本「莫愁死因」，文圖並茂，以示悼念，真是一個罕見的多情種子。尤其在男女關係雜亂的今日，莫愁得此終生不渝的知心人，在九泉之下，亦可略堪告慰。

據姓名學家指點，莫愁這個藝名取錯了，致犯上大忌，雖是天生麗質，美豔如花，但終其一生鮮有歡樂的日子，憂愁和痛苦一直圍繞她。因為，在我國古代取名「莫愁」的女子甚多，但每位都是「善歌謠」的女歌手，而莫愁偏不善於唱歌，僭越其名，怎不犯沖遭忌？

據史書記載，梁代洛陽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謠

，因而梁武帝歌曰：「河中之水向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，十五嫁為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」。舊唐書音樂志載：唐代石城女子，善歌謠，作有莫愁樂，是樂府歌名，其一曰：「莫愁在何處？莫愁石城西，艇子打雙槳，催送莫愁來」。其二曰：「聞歡下揚州，相送楚山頭，探手抱腰看，江水斷不流」。

按唐代石城在竟陵，即現今的湖北省鍾祥縣，縣城西有「莫愁村」。

在南京市水西門外，有一個「莫愁湖」，相傳六朝時有美慧善歌謠的女子盧莫愁居此，故以湖名。筆者在南京求學時，經常到莫愁湖畔遊玩，湖濱有古廟，湖中盛產菱角，風景清絕。採菱姑娘操舟湖心，邊採菱邊唱歌，歌聲隨風飄送，恍若盧莫愁在湖畔又重現人間。

據姓名學家說，如「金嗓歌后」周璇的藝名與莫愁對換，則二人均會長命高壽，兒孫繞膝，名利雙收。又如二十年前，中影公司「珂女」女主角的本名叫王玉蘭，她不善唱歌，却取藝名為王莫愁，致遭沖煞，曇花一現，影齡短促，婚姻又不諧，乃乘影從商，亦無顯着建樹。

## 平妻婚姻少將丟官

言歸正傳，莫愁本名王麗貞，她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生，江蘇吳縣人，一口吳儂軟語，柔甜動聽。其父王仁卿曾任上海市棉業公會理事長，後來迭受戰亂影響，家道中落，但亦不失為世家豪紳。

莫愁是個早熟的女孩子，十四、五歲已長得亭亭玉立，娟秀多姿，在上海肇和中學讀高小時，因參加一次晚宴，邂逅了當時的上海港口司令部要員，官拜少將的譚濟安；此後即開始他們之間傳奇性的熱戀及畸戀。尤其，譚濟安之熱愛莫愁，擯棄了他的少將官階，他亦不在乎；頗有當時英王愛德華八世「不愛江山愛美人」的風範。

譚濟安認識莫愁後，驚為小仙女下凡，忘記了自己是使君有婦，年近不惑的中年人；居然對莫愁近似瘋狂的迷戀，搞到魂不守舍、寢食難安的地步。幸好，譚的髮妻李氏並非悍婦，頗識大體，她是位喜歡藝術的唯美主義者，見到莫愁「增一分則太高，減一分則太矮，施朱太赤，敷粉太白」的勻稱無瑕、細緻柔麗的完整美女，十分欣賞，答應其夫再娶莫愁為「平妻」。

於是，莫愁也為譚濟安的熱情及其髮妻李氏的誠意所感動，三方面當面議定「平妻」的含義是「一般高」及「兩頭大」，即不分軒輊之意。

譚濟安為迎娶這位含苞乍放，嬌美如花的新娘子，慎重其事地安排婚禮。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舉行婚禮，喜宴設於上海凱歌歸酒樓，筵開十席，由前河南省政府主席張鈞與前松滬警

備司令楊虎擔任證婚人。新娘子的綺年玉貌，嬌美多姿，與會嘉賓都豔羨新郎信譚濟安豔福不淺。婚後定居於見當路，因為髮妻李氏遵守婚前協議，對「平妻」十分禮遇謙讓。於是，譚濟安和莫愁，得以郎情妾意，粘愛如膠其樂融融，這是莫愁一生中最沒有憂愁的歡樂日子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季，平津陷落，徐蚌會戰失利，上海局勢不穩，李氏帶着兩個兒子先行抵達臺灣，莫愁和譚濟安於上海淪陷前五天才倉惶搭機到臺北。譚稍為安頓後，即晉謁當時臺灣省府主席陳誠請示工作，譚原為陳誠舊部，豈料陳誠拒絕接見，僅囑其副官轉告譚：「改善私生活之後再議。」

可見，譚濟安與莫愁的「平妻婚姻」，使許多人諒解，難以接受此一與傳統婚姻舛謬的事實。譚此時在愛情與事業之間考慮甚久，魚與熊掌既難兼得，唯有擇一而行；最後毅然抉擇了愛情，擯棄少將軍階，從此解甲從商，安享「齊人之福」。

此時的莫愁，只有盈盈十五之年，得知夫婿為她「丟官」，心中異常內疚，隻身到臺中投考一家教會中學，想藉此有助於譚的仕途；但因該校修女識破她已婚的身份而未予錄取，她不得已施施然回臺北，這是單純的莫愁第一次離家出走。

## 贏得香港小姐季軍

民國四十一年，譚濟安帶着這位「平妻」，從臺北移居香港經商，髮妻李氏仍留臺北。四十

三年，莫愁生下長子譚恕，四年後，又生次子譚想。做了媽媽後，雖然身體較以前豐腴成熟，但她那稚氣，天真和無心機的本性未有絲毫改變。為了一筆八萬元港幣的款子遭人騙去，她氣得造成第二次離家出走。騙她錢的人項偉晃是她兒時好友，詎料一借不還，害得莫愁不容於譚家，乃離家外出流浪。

莫愁出走，執意不願回頭，她對那被騙走的八萬港幣視為自己的債務，希望自力更生賺錢歸還譚家。因而，她開始出沒於歌臺舞榭，和「交際界」人士往來，追逐名利之心，油然而生。她照鏡子自恃年輕貌美，要在香港這個花花世界闖出一點名堂出來。

民國四十八年多，適逢香港星系報紙舉辦「香港小姐」選舉，莫愁便毅然報名參加競選，要和太平山下的名媛淑女一較高下。

莫愁雖與譚分居，但譚愛她至深，仍和她維持密切而微妙的關係。譬如在這次「香港小姐」選舉期間，譚濟安不但支援她的經費，且為她找名家設計服裝，到處託人寫文章捧場，還教她如何擺姿勢、走臺步，忙得不亦樂乎。

莫愁的手臂比常人長，在伸展臺上款擺腰肢的幅度過大或太小，都會讓人注意到她的長臂特徵。所幸譚的苦心訓練，終於掩飾了此一缺點。選舉揭曉，莫愁果然不負譚濟安的寄望，贏得了「香港小姐」第三名，並獲得邵氏公司一紙基本演員合約。

民國四十九年春季，莫愁以「香港小姐」第三名的身份，前往邵氏片廠通過了導演陶秦的試

鏡，奉派參加新片「狂戀」演出。

但此時她沒有藝名，仍是用王麗貞的本名；於是陶秦從上述梁武帝的歌謠「洛陽女兒名莫愁」詩中摘出「莫愁」兩名，做爲她的藝名。因她不會唱歌，致在姓名學上犯了沖忌，影響其後來的發展至鉅。

譚濟安是個多情種子，他埋名隱姓客串莫愁的司機，每天開車接送她往來片廠，給剛進影壇的莫愁造成「明星」架勢，旋因閒話太多才終止。但晚上莫愁回來，他又忙着兼任莫愁的地下導演，爲她磨練演技。譚濟安的愛護「下堂妻」，可謂無微不至，每週花二百五十元港幣，請來一位義大利舞蹈家教她舞蹈，苦勞、功勞兼而有之，用情之專，在人心澆薄的今天，實屬罕有。

莫愁在邵氏所拍首部戲是「狂戀」，陶秦執導，杜娟、陳厚合演，莫愁是第二女主角，扮演風塵女郎，初次拍片，便有頗佳的演出。接着又開拍「千嬌百媚」，這是一部大戲，林黛、陳厚合演，莫愁在片中扮演模特兒，戲雖不多，但她的外型亮麗，十分搶眼。

由於，莫愁初入影壇所扮的兩部片，男主角皆是陳厚，他外號「瘦皮猴」、「喜劇聖手」及「調情大師」，儀表英俊瀟灑、談吐詼諧風趣，是位專愛漂亮女人的風流小生。當時，陳厚已與髮妻化離，而和「古典美人」樂蒂結婚，當樂蒂身懷六甲之時，陳厚不耐孤寂，拈花惹草。及在拍片時認識青春美豔的莫愁，便拿出「調情聖手」的高招，使盡渾身解數追求。兼之與莫愁所演的是風情戲，在戲中莫愁是風塵女郎、模特兒或

狐妖，劇情是勾引陳厚，卸裝後，陳厚就以花心大少姿態追求莫愁。

莫愁初入影壇，涉世未深，很快即被陳厚得手，兩人經常在一家旅館幽會。紙是包不住火的，不久樂蒂偵知此事，即按址前往捉姦，捉個正着，陳厚和莫愁二人在房間中衣衫不整，裝衣亂置，狀至狼狽。樂蒂睹此氣得柳眉倒豎，氣憤萬分，堅決要控告莫愁妨害家庭。幸經莫愁前夫譚濟安託人向樂蒂求情，而樂蒂老心仁厚，兼要顧及陳厚的顏面，才把一股阿囊氣咽了下去，饒了他們。但不久，這件樂蒂捉姦的緋聞，依然傳遍香港。莫愁因此而走紅，陳厚則遭人唾罵，樂蒂的認大體，却使人同情和稱讚。

### 墜入調情聖手陷阱

此後，莫愁以豔星姿態，先後又拍了「黑夜槍聲」、「楊貴妃」、「杜鵑花開」及「玉堂春」等片。她無論飾演妖姬、淫娃、風流的模特兒、人盡可夫的妓女，雖非女主角，却予人深刻印象。

她在四年後，因約滿轉投「電懋」，先與另一豔星白冰同時外借日本東寶公司拍「澳門風雲」，飾演白冰大哥的未婚妻；同時也是白冰對頭惡霸的情婦。由於，莫愁對這個介於正邪之間的角色演來絲絲入扣，可圈可點，從此聲譽日隆。莫愁在「電懋」遠較在「邵氏」受到重視，繼「澳門風雲」之後，又在「謀海四壯士」中客串歌女，在「西太后與珍妃」中扮演隆裕皇后、「寶蓮燈」片中扮妖女。

緊接着在「聊齋誌異」一片的第三段「花姑」，飾演一位美豔絕倫的妖女。在二十多年前，她竟敢全裸其晶瑩白哲的美妙胴體，在衆目睽睽之下演出一場出浴鏡頭，這場戲震驚了影壇，也使她名副其實的成爲頭號豔星。以全裸姿態出現在伊士曼七彩潤銀幕上。莫愁還是開風氣之先，大飽了觀衆的眼福，可惜這精彩的一段，在臺灣却遭廣電處剪掉了。

莫愁在「聊齋誌異」的「花姑」中，算是三位女主角之一。她真正獨當一面擔任主角的影片是「新橋大血案」。王引導演，是根據李費蒙原著的「賭國仇城」改編。莫愁是經「電懋」外借給「天南」主演此片，在片中飾演風騷潑辣的寡婦章曼莉，獨挑大樑，過足了戲癮。

「新橋大血案」除了女主角莫愁之外，導演王引兼飾仇奕森，劉維斌扮演葉小青，陣容頗堅強。莫愁在戲中把這個欲殺前夫霸佔家產，又再嫁其子的蛇蠍美人，演得入木三分，精采絕倫，算得上是她從影以來的代表作。此後，她只在袁秋楓執導的「危險人物」中，客串一名風塵女郎，不久她就爲情所困，服藥自殺，魂兮不返了。

### 尤勃連納特別喜愛

莫愁的星運不算亨通，但她感情生活的豐富，却遠非其他豔星所可企及。其中最使人津津樂道的，是美國光頭巨星尤勃連納對她的一往情深。民國五十一年七月，尤光頭訪問香港，他對任何歡迎他的大宴小酌，都非莫愁在座不歡，且對她讚不絕口。可是，莫愁和尤光頭之戀的「佳

「話」隨尤勃連納的離港，就像風箏斷了線，沒有「下文」了。

對莫愁一生影響最大的，除前夫譚濟安外，要算她與香港火油公司老板楊存國的「白髮紅顏」的忘年之戀。兩者畸戀的結果，導致莫愁的服藥自殺，香消玉殞。

### 忘年畸戀車上被污

那時，莫愁不過二十七、八歲，而楊存國年逾六十。起初，莫愁與楊的交往都有譚濟安作陪，三人同遊同食，親如家人。到了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十日，因莫愁的小兒子譚想患病，譚濟安父代母職在家照顧，無法分身參加莫愁與楊存國的約會。依據譚濟安所著「莫愁死因」一書記載，說到他與莫愁於次日見面時，莫愁就淚眼婆娑，哭過不停。

「……直到她哭够了，情緒穩定後，才輕描淡寫的問她：『昨晚玩得愉快嗎？』」

她不作答……頓了一會，才慢慢吐說：『他把車子亂開，由鬧區開到偏僻的鄉下，是去什麼地方我也說不出來，奇怪是當時頭昏昏的。』

我心裏一怔，急急地問：『頭昏昏的，神智清醒嗎？』

『神智很清醒，只是感到全身無力，而且……』

『說呀！怎樣？』  
『而且生理有異樣，這是從來沒有的感覺。』  
『她低頭帶着羞意，又十分懊惱的說。』

果然不出所料，這是我心裏想到邊緣而不敢

接觸的中心問題，我忍不住追根究底的問下去：『難道你們是在荒地上？』

『不是！』她搖搖頭，『就在汽車裏，回來時我消失了生理感覺，懊惱不已，我哭了……』

……」

這段孽緣，從那晚在汽車裏發生後，莫愁經不起楊存國的銀彈攻勢，及花言巧語的誘惑。不久，他倆便同居了。莫愁與楊的同居生活，並不快樂，反而造成她兩度自殺，第二次就魂歸離恨天！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廿八日，是莫愁第一次自殺，距她和楊某同居約兩年之時；原因是楊某老毛病又發，在外拈花惹草，勾三搭四，且明目張膽地向她「電懣」的同事白冰展開銀彈攻勢。在莫愁的顏面上掛不住，感到十分難堪，遂憤而服毒自殺。幸而發覺得早，及時送醫急救，保住了一條性命。其實她為這個風流老狐狸去尋短見，真有些不值得！

### 人財兩空含恨而逝

第二次自殺，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深夜，她被發現服毒，急送往醫院，由於她死意甚堅，服藥過量，醫生們雖搶救了一天一夜，仍回生乏術，終於二十七日清晨兩點含恨而逝。

這次自殺的原因，是莫愁剛回臺灣奔老父之喪，回到香港後，發現其同居人楊存國以買房子為名，將她的私蓄席捲一空，但房子却不見踪影。聖誕節前夕，她把孩子接到她與楊存國同居的地方，玩了幾天，情緒一直不穩定。她心中暗恨遇人不淑，白忙了好幾年，落得人財兩空，想

不開，就決心一死以求解脫，並向玩弄她感情的人抗議。死年三十一歲，正是生命的顛峯歲月，怎不令人惋惜。

莫愁的大殮，是於同月廿九日舉行，由其好友樂蒂、丁寧、江虹等多人率孝子親視含殮，出殯之時前往憑弔的影迷甚眾。

### 死後老狐狸仍噬她

莫愁生前曾受領洗禮為基督徒，而楊某則把她選擇於青山寺佛教墓場。她在銀行存摺內的現金遺產四萬多元港幣，則被楊某過戶給他所開設的香港火油公司，不給莫愁的兩個親生兒子譚想、譚想留下分文教育費，實在太過分。楊某曾為莫愁立碑，事前亦不徵得前夫譚濟安和其子譚想、譚想的首肯，且擅自把碑文書寫為：「姑蘇王麗貞（莫愁）女士之墓」，並無「孝子泣立」的條款，與我國傳統禮俗不合。楊某此舉，顯然蓄意將莫愁比擬為青樓煙花女子。因而，招致譚家人員大為不滿，這件立碑事件和遺產糾紛，都曾涉訟官衙。

莫愁藝名的含義，是沒有憂愁之意，誰知她一生愁緒滿懷，愁腸百結，含愁帶怨，心比黃連苦，命如冥紙薄，在影壇初放光芒，竟捲入畸戀情潮，無力自拔，走向死亡之路。並未一伸平生凌雲志，只落白楊衰草，伴愁長眠。莫愁一生的際遇，說來又是一位紅顏薄命女，一捧辛酸淚，灑向黃泉事堪哀！實在說來，梁代的「洛陽女兒名莫愁」，這個盧莫愁的境況，遠比現今「愁腸百結的莫愁」幸運多了！